



照片引起的回忆

ZHAOPIAN YINQI DE HUIYI

赵 白等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照片引起的回忆

赵 自 等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照片引起的回忆

赵自等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2 3/16 字数：49,000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865

定价(5) 0.16元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865

定 价：0.16 元

內 容 提 要

选辑在这册子里的五个短篇，都反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艰苦斗争。

“照片引起的回忆”通过一位老年女工的回忆，写出上海工人怎样在党的领导下，百折不挠地坚持斗争，并着重地刻画了照片中的主人公叶庆辉同志的形象。“三十年前的事”写女工贾惠珍跟陆次平烈士一起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陆壮烈牺牲。“大革命的小火花”写一个工人纠察队小队长，在第三次起义的前一天，接受党的命令，勇敢机智地把一箱军火送到目的地。“风暴之前”写一个青年工人在起义前夕，杀死工头独眼熊，夺到两把手枪，供起义之用。“走上爹爹的岗位”写一个女工在宣誓入党时听到她父亲生前英勇斗争的事迹。

目 次

照片引起的回忆·····	赵 自 1
三十年前的事·····	楊 波 18
大革命的小火花·····	阿 章 29
风暴之前·····	哈寬貴 47
走上爹爹的岗位·····	赵 自 53

(A) 10

照片引起的回忆

赵 自

一

自从退休以来，諸瑛常常想到市区来看看工人运动史料的照片展覽。但没有伴儿，总懶得出門。这几天她女儿小瑛从外省休假回家，想到南京路百貨公司买些东西，建議媽媽一同出来走走，諸瑛便說：“那我们一同去看看工运史料图片吧，听说那里也有我們罢工时候的照片呢！”小瑛很贊成。她們决定先到展覽館，然后再去买东西。

諸瑛今年快五十了，头髮已經灰白，身体又虛弱，从車站走到展覽館門口时，就气喘得厉害。小瑛劝她在石阶上坐一会休息休息，她兴奋地摇摇头，一股勁就往楼上跑。小瑛只得紧紧挽住她的胳膊，心里害怕她会失足跌倒。可是她步子跨得特別輕快，不認識的人还以为她身子挺健壯哩！

走进展覽館，她戴上老光眼鏡，聚精会神地看起图片来，逐字逐句地閱讀着說明詞，長久地端詳照片上人物的面孔。小瑛起初攙着她的手一起看，后来見媽媽老是凝神看住那些照片，便一个人走到前面去了。

“小瑛！你看呀！”媽媽常常把她叫回来，指着五卅大罢工时的工人領袖們的图片說：“这就是刘华同志，他是一位多好的同

志呀！他牺牲以后，我們身上都帶着他的照片，有的人还点了香燭把他供起来……噯……这位是汪寿华同志，我們那时叫他何松林的……他是給流氓騙去杀了的……你看……” 諸瑛几乎每講一句，就要叹一口气，她的声調越講越低沉。

“媽媽！到这里来看！这是三次武裝起义时工人糾察队的照片，样子真威武！你不是也当过糾察队嗎？”

諸瑛扶了一扶眼鏡，湊到女儿指給她的照片跟前細看起米。突然，小瑛看見她鼻子里“呼哧”响了一声，默默地掉头朝門外走去了。

“媽媽！”小瑛叫了一声，追上去。

“我們走吧！小瑛！”她摸出手帕，擦着眼睛：“媽……看不下去！”

小瑛攙着她，走出了展覽館，决定先到人民公园去坐一会儿。

“媽，你看見熟入了吧？”小瑛紧紧地靠在母亲身上問。

“嗯。”母亲点了点头：“我們就在这凳子上坐下吧。”

“他是和你在一个厂做工嗎？”

“是的，噯，不！后来就到电車公司去了。”

小瑛很想再多問几句，可是她深怕媽媽厌烦，不敢再問。过去，媽媽跟她講起从前的事情时，总不免提到牺牲的同志們，一提到烈士，媽媽总是要伤心。

諸瑛默默地坐着，她的眼前走过一对对年青的情人，推着嬰兒車出来晒太阳的母亲，欢乐地跳着的呼喊着的孩子們。公园里，百花正在盛开。她却怎么也忘不了照片里那个腰里跨着盒子炮的老战友，她的思想回到了波濤壯闊的过去了的时代……

諸瑛从十五岁起，就进日本人的紡織厂做工了。

那时，上海楊樹浦一帶地方，还很荒凉，工厂旁边有一片坟場，棺材都露在外面。下雨天，路上泥濘，穿着釘鞋走路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掉进溝里，爬也爬不上来。四下望望，只看見破棺材里的骷髏。尤其是到傍晚的时候，真是吓人！这还不算什么，更怕人的是反动軍閥还常常綁着犯人到坟場上来杀头。所謂犯人，实际上就是帶头罢工的工人，是革命的志士。小小的諸瑛看了，又害怕，又憤怒。

不用說，在日本人的紗厂里做工，受到的欺侮，吃到的苦头，是說也說不完的。但諸瑛从小生成了一副热心腸，愛管閑事，敢說敢为，好代人受过。她常冒着被开除、被打罵的危險，帮助工友們做別人所不敢做的事。車間里有人被罰了工錢，她会跑到日本領班那里，提出抗議，声明某某人被罰是不公平的。那日本人看她小小年紀，胆子这么大，有些好奇，有时也答应減少甚至取消某人的罰金，因此，諸瑛在同伴中贏得了很高的名聲。那時候，工人做工是“六进六出”，从天蒙蒙亮一直做到天黑，中間沒有一点休息，連吃午飯的功夫也沒有。工人們肚子餓得难受，头腦灵活的便想办法告几分鐘假溜到厂外买菜飯，自己吃飽以后，順便帶一捆回車間里分給大家吃。但厂里的規矩，食物是不許夾帶进厂的，所以回进厂門的时候需要特別小心。諸瑛就常常干這項差使，因此也不免多吃苦头。有好几次，她帶的菜飯給看門的日本人搜查了出来，那日本人惡作剧，叫已經吃飽的她當場再把菜飯吃下去，叫車間里挨着餓的工人仍然吃不到东西。諸瑛有严重的胃病，就是从那时种下了病根。但这哪能阻止她关

心大家呢，她愈受到挫折，愈热心起来。

要不是她的这个脾气，她也不会認識叶庆輝，当然也更不会变成亲密的同志。

叶庆輝也是布机間的工人，年紀比諸瑛大两岁，是个机匠。本来，那时的男工和女工之間，是互不往来的。有一次，叶庆輝在工作時間睡覺，被日本領班看到了，想把他开除。日本領班亲自到車間里来向工人了解，恰巧問到諸瑛，諸瑛乘机替他开脱，吹噓了一番他的技术，又說他平时工作很巴結，睡覺不过是偶然的一次……日本領班想了一想，改变了主意，只罰了叶庆輝几角工錢，沒有把他开除。叶庆輝很感激諸瑛，因此才开始招呼起来。

不久，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

諸瑛得了感冒，向厂医要了一瓶葯水。在放工的时候，她把葯瓶插在腿肚里走出去，走到厂門口，管門的巡捕把她攔住了，說她一定偷了厂里的东西，一定要她拿出来驗看。諸瑛一听，气得手都哆嗦起来，她双脚一頓，啐了巡捕一口說：“葯水有什么好看的，我偏不拿出来！”

“不讓看，就是偷的了！”巡捕的两只賊眼盯着諸瑛的腿肚，一步步逼近过来：“举起手，讓我搜一搜！”

諸瑛为了防他施行无礼，便把葯瓶从袜統內取出，捏在手里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料巡捕竟扑上来搶夺，諸瑛紧紧捏住不放，三夺四夺，葯瓶“乒”一声掉在地上打碎了。

这时，忽然有一个人窜到巡捕面前，憤怒地指着地上的碎葯瓶責問：“你看！是偷了东西还是葯水？你可以随便冤枉人家！”說着，便举起手，啪地打了巡捕一个响耳光。

这人正是叶庆輝。

那巡捕被他一質問，一时回答不上来，沒提防被打了記耳光，頓時惱羞成怒，伸出拳头朝叶庆輝胸口打来。叶庆輝当然不

会示弱，这小伙子身强力壮，动作又灵活，一来二去，就把巡捕击倒在地。警卫室里其他的巡捕知道了，都赶出来帮忙，呼喊着重围攻叶庆辉。叶庆辉向诸瑛使了个眼色，便奔回车间去叫同伴，诸瑛也跟着奔跑起来。那批看门巡捕就从后面追赶。

叶庆辉在车间里人缘也很好，一些机匠又都是他的结拜兄弟，大家对那些巡捕一向恨之入骨，人人肚子里都有冲天的怒气，只是没有机会发泄，现在看见巡捕追打叶庆辉和诸瑛，便象一堆干柴触到了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霎时间，布机间内外，喊声震天，男女工人，一拥而上，直打得几个巡捕抱头窜逃。工人们心头之恨犹未消尽，不知谁说了一声：“把车间打光拉倒！出口怨气！”大家图一时痛快，就乒乒乓乓地敲起机器来。一个日本领班看见工人打机器，便跑进写字间去打电话报告巡捕房，叶庆辉眼尖，立刻带了三五个工人冲进去，夺下日本人手里的电话筒，一顿乱拳，打得那日本领班躺倒在地上，叶庆辉还踏到他身上跳了几跳。

“香港車●来啦！香港車来啦！”有人从外面奔进来告急，于是大家哄的一声四散逃走了。

这一场祸闹得可不小，尤其是那日本领班，听说已经被打死了，有些胆子小的老女工跟诸瑛说：“妹妹呀！你不能再在上海耽了，要是领班真的死了，说不定要引起国际纠纷，追究起来，你……”

诸瑛把嘴一翘说：“啥个断命的国际纠纷！日本人打死了那么许多中国人也不曾有国际纠纷，我们打死一个日本人就引起国际纠纷！”

她话虽这么说，心里总不免害怕，厂里到底是再也回去不得

● 香港車即过去上海租界内巡捕房捕人时所用的囚车。

了，她逼着媽媽連夜搬了場。後來，聽說那日本領班並沒有死，送到醫院里治好了；廠方也因為兩個禍首都已逃走，事情就不了之。“風頭”平靜以後，諸瑛進了另外一家日本紗廠做工，從此再沒有看見叶庆輝，不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。她常常想念着他，他是為了她的緣故挺身而出的，現在不知流落在何處，境況怎樣，想起來，常常覺得內疚，好像對他做錯了一件事，總想有一個機會能補償他的情誼。

“五卅”前一年，有人到諸瑛她們工廠的附近辦了一個夜校。夜校的一位老師，每天趁早晚工人上下班時，到廠門口來，站在凳上宣傳讀書識字的好處。諸瑛聽了覺得很有道理，便和幾個小姊妹（她進這個廠以後，很快又有了一批要好的小姊妹）去報了名。夜校老師名叫陳壽亮，是一個大學生模樣的青年人。他雖然是一個“讀書人”，可是一點沒有“讀書人”的架子。他教書不收學費，還贈送書籍紙筆。他常常把大餅油條、烘山芋當飯。上起課來，口齒清晰，從書上的課文講起，聯帶講到工人的種種痛苦，又親切，又好懂。譬如課文中有一課是這樣的：

你是人，

我是人，

人人讀書做好人。

這幾句山歌很容易使學生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，他只要稍稍講些廠里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平等的情形，大家很快就懂得了。陳壽亮除了會教書，又會唱歌，講故事，所以很得同學們的擁護。他在上完課以後，常留下幾個最熱心的學生談談。後來又帶她們到上海市區去參加秘密會議。諸瑛便是被留下來談話的一個。她從這些談話中，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。

“五卅”運動發生的時候，諸瑛已經是一個“c.y.”[●]了。她

● 共產主義青年團。

在罢工中被选为本厂的工人代表。

諸瑛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狂风暴雨的日子。在帝国主义者看来，一向听任别人宰割、駕馭和侮辱的奴隶們，忽然不很馴服，变得那样强大有力，那样难以控制：工人罢工，学生罢課，商店罢市。害得騎在“支那人”脖子上享惯了福的老爺們連柴米青菜也买不到了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中国人第一次挺起了胸在路上走。那些紗厂里的日本領班，遇見了他們的中國下屬，第一次在臉上堆出虚伪的笑容，第一次点头哈腰的打招呼，第一次拍着中国工人的肩膀說話，并且在語尾加上一个“閣札伊么斯●。”作为工人的代表，諸瑛这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居然昂首挺胸地走进大班的写字間，和小胡子的鈴木先生面对面坐下来开談判。

“你們辛苦，邪气辛苦呀！”大班用生硬的中国話先向她表示慰問。

“嗯，没有什么，今天鈴木先生想跟我們談点啥？”諸瑛甩了甩剪短的头髮間。

“噯，你坐下！”鈴木指着椅子用日文說，又向旁边的翻譯員瞟了一眼，叫他翻出来。

“不！鈴木先生，我不要他講話！”諸瑛說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他不是中国人！”

那翻譯員听了，倒垂着腦袋瓜，两眼楞着往地板上瞧，好象想找一条地縫好钻进去似的。

“唉！我的中国話請勿来格……”

“鈴木先生的中国話很好，我佢听得懂。”

日本人只好揮揮手，那翻譯走开了。

● 日文的动词語尾，表示客气、恭敬。

“諸小姐，阿拉工厂待你們工人還好的，你們有啥条件，也好商量，你們先复工好啦，为啥要……吃这种苦头……”

諸瑛不等他說完，就駁他道：“鈴木先生，你也明白，我們罢工不是反对工厂，是为了爱国。我們中国人給你們日本人打死了，我們那能眼开眼閉裝作沒看見呢？我們的政府又不掙气，不肯給我們老百姓作主，我們老百姓就只好自己作主。不达目的，是决不罢休的。”

鈴木听了这番話，气得臉孔一陣陣发白。毕竟他的涵养功夫深，阴森森地笑了一声，威胁地說道：

“諸小姐，你年紀介小，我倒要劝劝你，你做这种事，危險来西格！人家跟我講，你是共产党。”

“瞎講！”諸瑛圓睜双目，霍地站起来：“我还是小姑娘，不懂什么，哪一个乱嚼舌根，胡說乱道！”

“噯，噯，你不要当真嘛！坐下！坐下！这样好不好？你如果退出工会，我可以叫你到写字間来做招工[㊟]，四十块钱一月，外加二块康姆賞[㊟]！……”

“你想收买我？看錯人头啦！”

“你不愿意做招工也可以，你走！离开此地，我給你五百元。五百元，那是可以买几幢房子呢，你自己合計合計吧。”

“你要开除我？”

“不，不是我不要你，你走了的好，对你也好，对工厂也好！”

“我不要錢，我也不走！”諸瑛爽快地回答着，就站起来离开了大班的办公室。

罢工仍旧坚持着。

㊟ 招收工人的人員。

㊟ 康姆賞是“外快”，額外收入的意思。（过去在上海流行的俗語）

鈴木見收買工人代表不成，又動腦筋想出了新的陰謀鬼計。他叫一批職員和那摩溫● 偷偷地到工人家里去進行游說，拉工人去上工。少數意志薄弱的，聽說可以多賺幾倍工錢，受了騙，所以當時工會又多了一個攔阻他們上工的任务。諸瑛每天很早就起身，到工廠附近的馬路口等着，攔阻工人上工。

有一次，她看見一個男工手里拿着飯盒子，賊頭賊腦從一條弄堂里走出來。一看他的那副模樣，就知道他是個想去上工的神色，她便上前叫住了說：

“喂！你到哪裡去？”

“你是什麼人？管得着我！”那人蠻不講理的說。

“我們中國人被日本人打死了，你還要去給日本人做工嗎？”

“肚皮餓！要吃飯，有啥辦法！”

諸瑛正想說下去，忽然聽得從天上那扇窗口傳來了一陣粗魯的責問：

“喂！哪裡的龜孫子還要去上工哪！你是不是中國人？有沒有良心？好好的中國人你不做，偏要去當絕子絕孫的漢奸、白鼻頭！好！肚皮餓！你怕餓死就不怕打死！不要面孔的東西……揍他！”

那上工的工人看看苗頭不對，轉身溜回去了，可是窗口上那人還氣得罵個不休。

諸瑛心里想：“這人也許是個熱心分子。”抬頭看了一眼，只見那人半个身子都伸在窗子外面，一手抓著窗檻，一手指著溜回去的工人，為了讓罵聲傳到對方耳朵里，他越罵越响，因為那工人越走越遠了。

諸瑛看了他一会，覺得似乎有些面善，這時那人也發現了她：

“啊！是諸瑛嗎？”

● “那摩溫”即工頭。（過去上海租界內流行的俗語）

“你是叶庆輝？”

“哈哈！我怎么会不是叶庆輝？你等一等，我就下来！”

諸瑛和叶庆輝两个就这般偶然的重逢了。諸瑛这时才知道，叶庆輝在逃走以后就进了电车公司修造厂。

“你們……”諸瑛想問他厂里罢工的情形，才說出两个字，叶庆輝忙搶着接下去：

“当然罢了工罗！这一回，他媽的真痛快，照这样子做中国人还差不多，你說对不对？……象去年，我們打了几拳日本人，就只好四散逃跑！你后来是怎么逃走的？我一直替你担心呢！”

諸瑛笑了笑說：“我也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呢……”

“啊！对不起，我現在馬上要赶到厂里去了，过些时候，等罢工胜利了再好好談談……。”

他們相互交換了一下地址，紧紧握了握手，又分开了。

三

从那次見面以后，諸瑛对叶庆輝又多了一层想法。她不但感激他，而且觉得很喜欢他那种爽快、热情的脾气。听他口气，他心里似乎也一直有她这个人。……但是，大罢工結束以后，她始終抽不出時間去看望他——一方面也不好意思……

五卅运动的第二年，那时諸瑛已經在区委机关做秘密工作了。区委書記就是她从前夜校里的教师陈寿亮。有一次，陈寿亮从外面回来，一踏进門槛，就摸着头顱笑道：“小諸，你猜我这个九斤半可卖多少錢？”

諸瑛对他的玩笑已經习惯了，随口答道：“不割下来，它要吃飯；割下来呢，更加麻煩，恐怕貼錢卖也沒人要。”

“嘿！你錯啦！”陈寿亮俏皮地眨着眼睛說：“今天，人家給我

出过价钱啦!整整七千块!”

“外面悬你的赏了?”

“不是,这几天电车公司不是又罢工了吗?今天外国人和工人代表谈判。外国人玩了一个新鲜花样。他们断定工人罢工背后有人煽动,只要把这个人交出来,每个代表都可以得到一千元现款,并且保证不追究任何责任;他们一共七个人,我这颗头颅不是值七千大洋吗?”

“哦,那你这几天在电车公司呀!”诸瑛只知道陈寿亮白天黑夜地在外边奔走,从不过问他到哪里去的。

“怎么,我没告诉过你?”

“电车公司可有一个叫叶庆辉的?”

“有呀!他就是七个代表中的一个。你认识他?”

“我们老早在一个厂里做过。”

“哦!小叶是个顶括括的小伙子,你认识他,好极了!好极了!”陈寿亮一高兴,翘起大拇指,滔滔不绝地夸奖起叶庆辉来,说他胆量怎样大,脑子怎样灵活。有一次区委要在叶庆辉的厂里召开秘密会议,不料事先走漏了消息,开会的人还没有到,巡捕房的警备车倒先去了。当时叶庆辉等几个工人,正在操场上打篮球。工人中只有叶庆辉一个人肚里有数,其他的人看见一大批巡捕赶来,不知出了什么大事。两个英国头领带着一批中国巡捕和“红头阿三”●把工場的前后左右团团围住,喝令打球的工人都进屋子里去。小叶一看被监视起来了,情形不妙,便从同伴手里夺过球来,假装踢着玩儿,一脚便踢出围墙外面去了,他借口拾球,骗过了守门的英国巡捕,溜到马路上,穿进弄堂,从人家的后门走进,前门走出,一下子溜走了。他的嘴甜,老怕、大

● “红头阿三”指当时的印度巡捕。

媽一喊，便能穿堂過戶，趕到區委機關，找到陳壽亮。區委急忙通知會議臨時改期，叫大家不要前去，這才使許多同志幸免于難。陳壽亮一口氣說了葉慶輝的許多故事，說完一個，稱贊一句：“你看，這個人多有意思！”故事講完了又說：“哦！原來你們是認識的，那好！以後有些事我派你去和他聯繫。你是女的，可以冒充他的表妹表姊什么的，目標也小些！好極了！好極了！”

諸瑛聽了當然也很高興，忙說：“以後有啥任務，告訴我。”

但是，打這以後，陳壽亮還是差不多天天親自到葉慶輝廠里去，因此，沒有什麼任務需要諸瑛去執行。一直到了電車公司罷工堅持了幾十天，獲得最後勝利的時候，陳壽亮才交給她一個新鮮任務：叫她組織一批紗廠女工去參加電車公司的慶祝勝利大遊行。

那天，當諸瑛帶着一批女工到達匯山碼頭車棧時，葉慶輝正在人群里忙著，他一眼就看見了諸瑛，滿臉喜氣地跑出來向她招呼。

“慶祝電車工人弟兄罷工勝利！”諸瑛領著女工們喊起口號來，每喊一句，揮動一下手里花花綠綠的小旗。

“感謝紗廠工人姊妹的支援！”葉慶輝也領著他的朋友喊口號回敬。兩方面越喊越熱烈，越喊越起勁，誰也不示弱，誰也不讓步。葉慶輝望望諸瑛，諸瑛望望葉慶輝，兩個人相對而笑，笑得合不攞嘴。

“咚咚鏘！咚咚鏘！咚咚鏘！咚咚鏘！”一輛扎彩戴花、滿插旗幟的電車從車棧內緩緩開出來，車廂里鑼鼓喧天。這是英租界交通斷絕了數十天之後，乘客們將第一次看到的電車，它將在上海的所有的綫路上環行一圈。

“請來賓上車！”一個異乎尋常的大嗓子喊了一聲。葉慶輝招呼著女工們和各單位前來慶祝的代表上了彩車，遊行便開始了。